



我从海德堡来

郝庆军 著

入木三分的“儒林新史”

艰难的知识分子突围

山东文艺出版社

我从海德堡来

郝庆军 著

山东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从海德堡来 / 郝庆军著 . —济南 :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6.3

(异乡者小说书系 / 郝庆军主编)

ISBN 978-7-5329-4974-8

I . ①我… II . ①郝… III .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96232 号

我从海德堡来

郝庆军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 (总编室)

0531-82098775 (市场营销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25 插页 /2

字 数 240 千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4974-8

定 价 39.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异乡者小说书系”总序

郝庆军

作家都是漂泊者。即便本人始终未离开过自己的故土和家乡，但作家们的心也是始终“在远方”。生活在别处，不只是一个哲学之思，也是一种切实的现代感。“故乡”是一个镜像，你通过这个镜像，反观自己，确证自身。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异乡者，但随着迁徙的频繁，流动的常在化，却没有多少“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倒是更多“住在哪里哪里便是家”的自在和潇洒。鲁迅先生有过“走异地，逃异地，去寻找别样的人们”的生活经历，于是有了《呐喊》中的精彩小说；王蒙先生如果没有强烈感受“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的时空变换，也许不会有《蝴蝶》和《杂色》。

20世纪中国文学起伏跌宕，曲折回环，虽历尽坎坷，却始终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和中国历史变革。作家虽然到处流浪，到处漂泊，却感时忧国，给他们的创作带来无穷无尽的动力和素材。每个作家都有一个异乡，他们的笔下都有一群异乡者的人物形象。从郁达夫的零余者、寄寓者形象，到巴金笔下反抗封建婚姻的觉民、觉慧们，再到路遥小说中的高加林、孙少平们，这些异乡者的典型形象，反映了20世纪中国人精神层面中的某些重要特征。

到了21世纪，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迁徙、大流动、大变革，尤其是牵动几亿人口的中国城市化运动的兴起，为作家的创作带来一个巨大的课题：那就是如何描绘中国城市化运动中的新群体、新社区、新生活和新精神状态。前不久，湖北女诗人余秀华一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

引发轰动，感动了大半个中国的国人，就是因为这首简短的诗高度概括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和人生境遇，说出了亿万异乡者的内心独白和感情深处最柔软、最真实、最基本的诉求。文学的伟大力量在这里突然显现，就是因为它具有直抵人心的特殊功能。

事实上，我们的小说家也并没有失职。21世纪以来的许多优秀小说家一直在观察和思考新世纪城市化进程中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变化。2005年以来，以《那儿》为代表的底层文学的兴起，为新世纪小说增加了新的亮点和新的审美取向。底层文学实际就是另一种乡土文学，是另一种异乡者小说，它继承了鲁迅、沈从文开创的写实主义文学传统，不隐恶，不阿世，直面惨淡人生，忠实描写底层人民的喜怒哀乐。底层文学的描写对象多是底层打工者和混迹城市边缘的城乡建设者，因此有人把底层文学又称作“打工文学”。当然，当底层文学呈现出其意识形态倾向的时候，往往又接续了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的传统，表现出同情穷人、厌恶权贵的价值取向。发展到极端，这一取向往往表现出简单化与脸谱化的问题，立场为先和概念先行的创作模式往往使得某些底层文学变得艺术粗糙，表现力弱化，走向现实主义的反面，变成另一种空疏与虚假的文学。

人性是复杂的，社会是多元的，底层人民中也有丑类，上层社会也不乏善良本性。由于中国社会变化太快，阶层也不太固定，城乡之间开始打破壁垒，上下阶层开始互动转换。许多底层人士也会摇身变为富豪，一些精英人士因贪婪与放纵也会变成为人不齿的贪官污吏；知识分子固然受人尊敬，但在利益面前若无约束，也会变成“叫兽”。位卑者未必下贱，位高权重者未必高贵，同样，身居下僚也不见得情操高尚，上流社会不一定都是下流痞子。中国百年来的历史变化太快，而且这种变化还在加剧，所以，许多在城市的异乡人都有可能上升为富贵者，也有可能沦为底层人士，

一切都有可能。

我们欣喜地发现，小说家在描写这些现象的时候，已经打破了过去的老旧眼光，他们不会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这些现象。不会太“左”，痛恨富人，把富人们描写成洪水猛兽；也不会太“右”，把底层人士看得一文不值，把一切美好的价值都归功于成功人士或少数精英。他们深受五四精神的洗礼，也警惕精英文化的傲慢与偏见，身上有了强大的免疫力，所以，他们笔下的人物，都是活的中国人，充满了中国精神，镌刻着时代印痕。

主编这套“异乡者小说书系”，并不刻意表现什么，也没有野心标举什么，而是因为一些志同道合的小说家自然相遇，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已。第一辑收录了包括我在内的五位小说家的小说集，既是一种尝试，又是一种期许。尝试着建立一种模式，一种新的工作方式，把一些优秀作品推出去，集中向读者展示一种风度，一种魅力，一种人生态度。

至于期许，自然是期许更多的同道小说家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向着前面的光亮，举起手中的火把，共同出发。

当代都市生活的多棱镜

——读郝庆军小说集《我从海德堡来》

李云雷

郝庆军是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同事，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相识已近十年，我对他的了解可以说比较深入。我认为庆军从事小说创作，有两个他人所不及之处：一是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毕业，是研究鲁迅与现代文学的学者，他对中国文学历史与现状的了解，是一般作家难以比拟的，这让他的小说具有一种开阔的视野与独特的气质；二是他曾在县、乡等基层部门工作过十年左右，有着丰富的阅历与经验，他对当代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生活都有所了解，尤其熟悉县、乡、村各个层次的生活、运作方式及其内在逻辑，像他这样不需要“深入生活”，而是直接从生活中来的作家，在当代中国也是极为少见的。庆军长我几岁，有时我们在一起喝酒聊天，听他讲起那些乡村故事，我常常为他经历的丰富而惊讶。“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像他这样历练过世事，又有深厚文学根底的人，写小说真是如鱼得水。我是庆军开始写作小说的见证者之一，最初是他的中篇小说《锦瑟无端》在上海的《小说界》发表，当时《作品与争鸣》的主编陈合松老师转载，约我写了一篇评论。后来庆军创作长篇小说《批评家》，他曾将初稿发给我征求意见，记得当时我详细地提了不少意见，和他聊过很长时间。再后来，庆军在网上连载他的长篇《朱尔迅》，我们也曾多次谈论过这部小说。在我看来，郝庆军小说的长处在于有着浓

厚的生活气息，无论是乡镇生活还是都市生活，无论是知识分子遭遇还是官场故事，他都能驾驭自如，以自己对生活的深入理解，呈现出生活的“原生态”，以及其中不同人物的性格与命运。

收入这部小说集《我从海德堡来》中的，共有5篇小说。如果按题材大体可以分为两类：《锦瑟无端》《书香》《两个教授的故事》写的是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迟来的春天》《我从海德堡来》写的是都市男女的情感。但这只是大体的划分，比如《锦瑟无端》《书香》也涉及都市男女的情感问题，《我从海德堡来》也涉及官场，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暂做以上分类。不过就总体而言，这5篇小说描写的都是当代都市生活，在作者的笔下，当代都市生活呈现出了光怪陆离的色彩，也展现出了不同的丰富侧面。

—

《锦瑟无端》以B大学中文系女博士喻茜及其工作的出版社为中心，为我们勾勒出了知识分子圈的一角。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却别有意味：喻茜与导师钱效甫保持了四年的性关系，一天她发现钱效甫另有了新欢，同时书商刘吉祥追求她，于是她与钱断绝了关系，但钱仍试图纠缠，她以身体为代价从师兄那里知道了钱的成名作是剽窃而来的，但这已不重要了：刘吉祥已知道了她与钱的关系，他并不在乎，而希望她能接受出版社副总编的任命，成为他事业上的帮手。

小说的主要人物是喻茜，围绕着她的是三个男人：以剽窃成名、以诱惑女学生为能事的大学教授钱效甫，财大气粗而有政治背景的书商刘吉祥，以及刚离开大学就变得“只认识金钱”的师兄刘士钊。对钱效甫，喻茜不无情感上的依赖，但导师与情人的双重身份，使他们无法像“正常”的情侣一样相处。而对于钱效甫来说，喻茜只是他众多的猎物之一。作为大学里的一个精英教授，他不仅有着雄厚的象征资本与学术资源，而且有着丰富的性资源——女学生是他的欲望对象，他在学术界的声望与光环便是诱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以几乎同样的方式诱惑了喻茜和她的师姐师妹

们。小说对喻茜与钱效甫关系的发展进行了描述：一开始，她带着一种“幸福的眩晕”投入了他的怀抱，然后两人开始了四年的关系，当她发现黄鹂以及钱效甫更多的情人后，对他产生了怨恨、厌恶，于是两人分手；但钱效甫并不甘心，不断地纠缠与威胁，想让她继续成为他泄欲的对象，尤其他最后威胁喻茜时所说的话与如意算盘，最能见出这个人内心的卑劣与猥琐。作为一个中文系的教授，一个在学术界享有盛名的人，一个研究古代文学的著名学者，竟然是这样的嘴脸，不能不让人感到惊讶、愤怒与悲哀！在他的身上，我们哪里还能看到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责任与担当？！然而还不仅如此，他借以成名的论文《〈锦瑟〉考论》，竟然也是剽窃的，为了掩饰这一行为，他将图书馆中原作所在的刊物也毁的毁、撕的撕。这样的人与其说是一个“学者”，不如说更像一个流氓，但与一般流氓不同的是，他的身上披着一层学术的神圣外衣，这可真是“流氓讲学术，女生挡不住”！在钱效甫这个人物身上，凝聚了作者对学术界丑恶现象的深刻观察和批判。社会风气的堕落可以说是从“精英”的堕落开始的，这些人通过种种手段跻身精英阶层，不遗余力地抢占各种资源，要占尽世间的好处，但一时的得意与外表的风光，并不能掩盖其道德的堕落和内心的空虚，他们无尽的欲求不仅对社会是一种伤害，最后伤及的还有自身。在这里，小说揭开了学术界的神秘面纱，让我们看到了其中的逻辑，有一种生活的质感，对人物的内心世界也有着深入细致的刻画。

与钱效甫相比，刘吉祥是另一种类型的精英。他是出版界的一条“巨鳄”，并有着深厚的政治背景。他对喻茜可以说是穷追不舍，但也并非是出于真正的爱情，在小说的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在乎”喻茜的过去，并希望她能成为他事业上的一颗棋子。这样的表白看似宽容，但从中也可以看到所谓“爱情”的虚妄，或者说浪漫的、无缘无故的“爱情”是根本不存在的。挺拔帅气的刘士钊在大学时曾追求过喻茜，但再次见面，他成了一个“成功人士”。他虽然只是一个结构上所需要的人物符号，但以“情报”与身体交换，却成了他与她不约而同的选择，这也可以看出，“交换”这一市场经济的原则已经渗入精英的生活世界，并成为一种支配性的逻辑。

最后，我们要谈到喻茜。作为这篇小说的主人公，这个漂亮、能干而

且颇具古典情怀的美女，不仅是三个男人的欲望对象，而且是一个有着主体性的人物。如果说她在小说中的处境是“堕落”，那么这种堕落也是她的主动选择，或者说是生活教育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她中产阶级式的生活趣味：在美容院中居高临下而又不失亲切的分寸，选择餐馆与咖啡馆时的格调，最初对学术权威钱效甫的崇拜，第一次见到刘吉祥时矫揉造作的“天真”，在出版社撒娇式的“叛逆”，都可以说是精英阶层或向往精英阶层的青年女性别具的一种“风情”。正是这样的自我意识与趣味，才使她走上了现在的道路。但在这篇小说中，故事的核心不是堕落，而是“堕落之后怎样”，如果说堕落使她偏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那么当她试图从堕落中抽身的时候，陷入的不过是另一个深渊，这或许是她难以摆脱的宿命。这篇小说为我们展示了精英阶层的堕落，其长处在于生活场景的描绘与人物心理的捕捉，而李商隐的《锦瑟》不仅是小说的一条暗线，也构成了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讽。

二

与《锦瑟无端》相似，《书香》《两个教授的故事》描述的也是当代知识分子生活，但角度与侧重点不同，可以让我们看到知识分子的不同侧面。

《书香》以一家著名文学研究杂志的编辑部主任乔冠军为中心，勾勒出了当代学术界的规则、潜规则与生存状态。小说中的乔冠军刚到编辑部时，完全不懂规矩，在不断接触的过程中，他逐渐了解了不同的利益关系，并开始为自己谋取一些利益，还有了一个情人唐宛若。在主编吴大白与副主编刘永福的权力斗争中，他站在吴大白一边，致使刘永福被调出，但不久后吴大白听信情人李幼眉的谗言，开始整治他，乔冠军不甘心失败，又与刘永福联手，利用唐宛若及其导师范质彬提供的证据，将吴大白告倒了。就在他以为主编职位非他莫属的时候，刘永福却被宣布为新任主编，而他则被调出了编辑部。这篇小说描述了学术界的乱象，小说向我们展示的学术界，既有权力斗争，又有金钱交换，还有权色交易。而其中的人物无论

是吴大白、刘永福、范质彬等知名人士，还是乔冠军、唐宛若等学界新人，无不卷入其中，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相互交易、钩心斗角。小说从乔冠军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了学界这惊人的一幕幕，以及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中的精神堕落。

《两个教授的故事》中的田守卓与齐修远，是在同一个地方插队的知青，又先后考上同一所大学，在中文系就读。齐修远聪明绝顶，田守卓朴实厚重，这两个朋友相互照顾，相得益彰。在20世纪80年代，齐修远很快成为著名诗人和启蒙思想的青年领袖，田守卓在他鞍前马后，照顾他的生活，帮他处理一些具体的事情。但到了90年代，齐修远却被“贬”到了一所边疆大学支教，田守卓静下心来扎实做学问，两个人走上了不一样的人生道路。在一个重视学术的年代，田守卓在专业领域很快获得了承认，并由此走上了仕途，先后担任了中文系主任、副校长、校长、副省长，而齐修远则在边疆的大学里继续写他未完成的长诗，连副教授的职称都很难评上，两个人的友谊也发生了扭曲与变化……在小说所展现的近三十年的时间中，我们看到了齐修远、田守卓以及他们两人关系的巨大变化，两个人的命运与人生道路，既与性格相关，也与时代相关。在80年代，齐修远是何等意气风发，但在时光的流逝中，他却只能在一所偏远的大学孤独终老；而田守卓在那个年代只是他的跟班，但在新的时代，却学而优则仕，走上了一条成功之路。这两个教授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三十年间中国知识界学术氛围的变化，知识分子的变化，以及中国社会的整体变化。

如果我们将《两个教授的故事》与《书香》《锦瑟无端》联系在一起，或许可以看到更多的内容。《锦瑟无端》《书香》是对当前学界风气与知识分子精神堕落的呈现，而《两个教授的故事》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视角，让读者从时间的角度审视知识分子的变化。应该指出的是，在《两个教授的故事》中，无论田守卓还是齐修远，都是一般所谓的“正面人物”，他们虽然理想、性格、气质不同，但都没有曲学阿世，也没有蝇营狗苟，参与到权力斗争以及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之中。但是，田守卓平步青云的时代，也正是《锦瑟无端》《书香》中的故事发生的年代，相对于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蝇营狗苟，齐修远的人生坚持与独立人格，以及学院化之前

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氛围，或许仍然有可以思考与借鉴之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为《两个教授的故事》设想一个新的结局，如果田守卓像《书香》中的吴大白一样，最终因某种因素被告倒了（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只是小说没有展开这一维度），那么我们读这篇小说，又会是另一番感慨。

从《两个教授的故事》可以看出，像《书香》《锦瑟无端》这样的学术界与知识分子乱象，并不就是从来如此，也不是自然而然的，而只是一种特定时期的特定现象，我们应该加以反思，并寻找一种新的出路。自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与境界上不断萎缩，像《儒林外史》《围城》《废都》等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最近则更变本加厉，如《桃李》《时代英雄》《活着之上》等，这些作品显示出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息越来越微弱。郝庆军的小说让我们看到了当代知识精英的堕落，但也让我们对这一现象加以反思。

三

当代中国都市处于飞速的发展与变动时期，都市生活也为当代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新的生命体验。相对于传统中国稳定的“熟人社会”，当代都市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流动性、偶然性、脆弱性与无限的可能性。在这里，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但一切又都可能稍纵即逝。置身于当代都市生活中的青年男女，他们的情感生活也充满了都市的特征，同样充满了流动性、偶然性与可能性，但也同样可能稍纵即逝。

《迟来的春天》的故事，开始于一场车祸。小说中的段红妃三十八岁，成了不折不扣的“剩女”，她想找一个精神清洁的男人，但是这样的男人身边一个也没有，直到那天车祸。小说从段红妃与葛亮的车祸入手，逐渐深入两个人的生活世界和内心世界，展示了他们的内心创伤。小说从段红妃的视角切入，通过她对葛亮的探测并逐渐介入他的生活，揭开了这个男人冷峻的外表下隐藏着的情感故事：原来他曾经的恋人蔡湘云，嫁给了他的哥哥葛明，从此以后他便与他们断绝了来往。段红妃被这段感情打动，

她辗转找到蔡湘云，却发现葛亮的哥哥葛明已处于癌症晚期，他很想与弟弟解开这个心结，但又不知所措。在段红妃的安排下，蔡湘云与葛明来到北京，在一个看似偶然的场合，促成了兄弟二人相见……小说从段红妃与葛亮的情感故事入手，写了葛亮、葛明兄弟二人与蔡湘云的故事，也写了兄弟二人的心结及其化解，在短短的篇幅内，向人们展示了两个爱情故事和一段兄弟情，这些情感又纠结在一起，让读者看到了当代都市情感的丰富与复杂。小说讲述故事的方法，是从小处入手，逐渐深入，在迂回曲折中不断切近生活的真相与情感的核心，展示了当代都市人复杂纠结的内心世界。

《我从海德堡来》同样是一个男人在面对兄弟与情人时的复杂与纠结，但不同的是，在这篇小说中，负疚的是小说的主人公画家任子厚，他面对的是多年的好朋友刘志刚以及刘志刚的妻子蔡小易。多年以前，任子厚曾为蔡小易画过一幅肖像画，蔡小易因为这幅画喜欢上了任子厚，两个人曾有过一段隐秘而充满激情的情感故事，但后来由于内疚与心虚，也由于刘志刚将远赴德国，他便与蔡小易选择了分开，而多年之后，他接到了蔡小易打来的电话：“我刚从海德堡来。如果你有时间，我想见你一面。”小说从这里开始，在回溯他与刘志刚、蔡小易复杂纠结的情感时，也展现了他当下生活中的矛盾与困惑，他与妻子的关系，他在学院中的处境，等等。在种种矛盾中，他最后决定不再见蔡小易，但这时他接到刘志刚的电话，才知道原来这次蔡小易回国，是专门为他升迁而来的……小说的故事曲折离奇，刻画了任子厚内心的矛盾与纠结，真实地呈现出一个艺术家在当代都市中的情感与生活。

在这两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都市中人与人的关系是脆弱的，也是充满变化与危险性的，兄弟是不可靠的，爱人是不可靠的，情人也是不可靠的。当然这只是某一个阶层特有的情感与生活，但在他们的情感中，也可以看到现代性带来的新的生命与内心体验。如果再将《锦瑟无端》与《书香》也纳入到考察的范围之内，就可以发现，在当代都市的情感生活中，还充斥着权力、金钱等诸多复杂的因素，以及为了各种目的而进行的交换关系。即使在《迟来的春天》中，段红妃的感情前史也是一种不堪回首的

过去，小说中这一部分虽没有充分展开，但也让我们了解其情感的复杂性。在这种种关系之中，当代都市人置身于复杂矛盾的纠结之中，难以突围，只能在焦灼中不断寻找新的出口。

在以上的简单梳理中，我们可以发现，郝庆军对学术界以及当代都市青年男女的情感故事，都有深刻的描摹与思考。值得一提的是，郝庆军是在年近四十岁时，才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小说《锦瑟无端》，而他一出手便较为成熟。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很少看到文艺青年式的感伤、浪漫或颓废，也很少看到伤春悲秋、大惊小怪，他以一种成熟的主体意识面对这个世界，以一种平静的语调讲述故事，可以说这样的一种主体与叙述姿态，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是并不多见的。郝庆军之所以如此，既与他的学养和经验有关，也与他的性格和年龄有关，但我相信，以郝庆军的丰富阅历与深厚功底，这才只是一个开始，有理由期待他为我们带来更加优秀的作品。

目 录

锦瑟无端	……	001
书香	……	064
两个教授的故事	……	114
我从海德堡来	……	185
迟来的春天	……	219
后 记	……	259

锦瑟无端

—

周五上午的编辑例会散了之后，喻茜从抽屉里掏出手机，看到了钱效甫发来的短信。

已经习惯了，每次开例会的时候，喻茜总是事先把手机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

这缘于她的几次尴尬经历。

两年前，刚毕业分配到国风出版社上班的时候，在第一次编辑例会上，喻茜听邱社长讲编辑的政治敏锐性问题。正当社长渐入佳境的时候，喻茜的手机惊心动魄地响了。

在大家的一片愕然中，邱社长立刻停止讲话，定定地望着坐在前排的喻茜。大概有两分钟的时间，全场鸦雀无声。

喻茜的羞愧与懊恼自不待言。她在那两分钟里像临死一般难过，只觉得自己的手心和后背嗖嗖地冒寒气，冷汗溪水一样顺着脊背往下直流。

虽然邱社长没有说什么，之后继续热情地讲编辑的政治敏锐性问题，但编辑室魏主任在会后对她说：“喻茜，开会的时候，把手机关掉或调到振动上，这个你不懂啊？”

初来乍到的喻茜虽然感到委屈，可到底是自己粗心大意，犯错误在先，

便唯唯答应下次注意。

问题是在第二次的例会上，喻茜的手机照旧在邱社长情绪激昂的时候铃声大作。

她的确又忘了关机。当时可以用“魂飞魄散”来形容喻茜的感受。邱社长照旧没有当场责备她，照旧停顿了两分钟之后继续演讲。

第三次发生这样的尴尬是在一个月以后。

那次邱社长当即说：“喻茜，你以后开会不要再带手机了，或者你以后干脆别再来开会了。”

他的语气虽然不重，但谁都听出邱社长真的生气了。

其实喻茜不是那种马大哈的女孩，只是她刚从学校毕业，还没有完全进入角色。

原来读博士的时候，经常是晚上读书、写作，白天睡到下午一点多，懒散惯了，对出版社这种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活不太适应。那段时间，她整天恍恍惚惚的，像梦游一般。

最关键的原因是，毕业以后离钱效甫远了，喻茜便感到有些孤单，感情方面有些空虚，钱效甫给她打电话的次数也更加频繁了。虽然都在北京，但一个在海淀，一个在丰台，并不能像在学校那样时常见面。

两人约定，每星期见一次面。每逢周五，钱效甫便给她打电话约定晚上见面的时间，在哪儿吃饭，在哪家宾馆开房。

恰逢例会的时间，那三次倒霉的电话毫无例外地都是钱效甫打来的。

为了避免类似尴尬的事情再次发生，每逢例会，喻茜牢牢记住先把手机扔在抽屉里，手指笨拙的钱效甫也学会了拼音输入法，改用短信的形式联系她。

时间真的飞快。眨眼间，她毕业将近两年，已经二十九岁了。

想想第一次来国风出版社上班，第一次开会时手机突响，自己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的那份狼狈，喻茜便有点隔世之感。

翻开手机盖，调出钱效甫的短信。

内容极简短：“晚6点，华都咖啡，然后去你那里。”

喻茜呆呆地望着手机，有些酸酸的感觉。她的眼前晃动着那个矮矮胖